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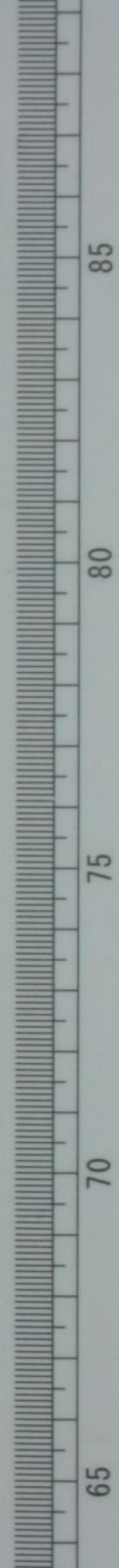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兩編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7



文庫11
A1695
7

明治十年五月新鐫

蒲生重章著

近世偉人傳

青天白日樓藏梓

及理英
心肝

己巳

丁酉...
...

明治十二年夏日

震筆題



時蘇東坡
還王伯室
讀王猷之
我王羲之
書宋徽宗

時



子

讀

家

近世名人傳
有木川親三是也
清生氏

近世偉人傳
集古人筆蹟以爲是
二
清生氏林

朱

陶淵明句

志人



陶趙子昂
淵王羲之
明祝枝山
句宋高宗

集釋懷素
古同上
人馬愈
字真世南

立德立功立言謂之三不
朽此天壤之偉人也下此
則一節之奇一藝之長苟
有可存必錄而傳之作者
與人為善所以發幽光厲

近世偉人傳

清國欽差大臣字

二

蒲生氏林

未俗者用意不誠深且厚
哉讀甫生子近世偉人傳
書此歸之已卯冬月何

如璋題



此卷乃名州知縣公川大

少年多子意氣按劍向尊

俎嗔此齷齪兒貪怯同首

鼠政綱久解紐疆場無備

禦壯士怒衝冠歛血從

軍旅碧血濺矛盾青燐嘯

近世偉人傳
漢林氏先生是言
三
清生氏
囹圄自非性迂愚是時誰
能與海內幸已平勲舊有
伊呂嗟哉眼中人死生隔
寒暑落日照蒿邱蒼
煙迷荒渚側身望九州

毅魄今何處開卷痛昔
遊孤鴻悲失侶余亦枕
戈者此情堪共語

子聞先生作偉人傳既具
史家三長而事多目擊或
身與其間尤稱傳信至其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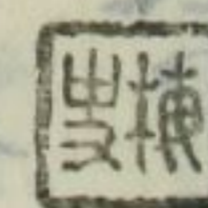
昂慷慨忠義之氣令人可歌
可泣讀之數過百感交集因
作五古一篇惟

子閣先生有道

政之

光緒五年己卯十月姚江沈文榮

梅史氏拜一藁



子閣自題曰蓬蓬三布
世三千部支得饑
寒可涉年今日余
訪其盧譚次及此余
戲曰如此穢為良田矣

近世傳人傳
書公厚先生題
五
蒲生氏梓

子園得此書之利如
淵明種秫為飲酒計
身雖然亦嘗出以救
親友之窮者余謂唐
書杜甫傳贊殘膏

賸馥沾丐他人不
過藉其文若子書
真乃不愧對語也
酒酣相与大笑而散
光緒六年二月十七日

近世傳人傳
黃公厚先生題
六
蒲生氏梓

近世傳人傳
黃道憲先生題
六
蒲生氏

黃道憲公度醉
書於青天白日樓
中



樂

三編上更著奇
其家以士精神為
士文白口青天
樓一角所存

近世傳人傳
月臺元三頁寺
七
蒲生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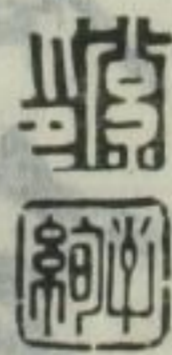
心五花卷

榜名任用
請寬典

偉人傳著四編成每卷

評閱彭悟 集

明治十三年四月 蒲生氏



近世偉人傳序

蒲生子闇慷慨之士也。常曰幕府未運。易所謂君子道消。而小人道長者。不迨今為之書。則志士大節。軒天地者。漸歸漸盡。冰滅矣。乃輯舊聞。著近世偉人傳。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未終一卷。淚涔々下之。蓋是編所傳。非余舊友知己。則余舊友知己所師友。若父兄也。不然則余少聞其名。欽其大節。而家居遼遠。輩行縣殊。不及知其面者也。顧諸人為一世人士所知。假令遭逢明時。伸其才用。則皆能紆紫纏青。始終功名。翱翔廟堂之上。天下望其風采如神人也。而或韜

發亭曰易
所謂九字
一篇骨子

近世偉人傳

因先生序

蒲生氏

裴亭曰悲
壯淋漓

又曰顧子
閣一轉妙
甚

晦山林埋沒影響樂天安命遁世無悶或猖狂文酒
放浪江湖為俗輩所厭苦鬱々終世至甚則慷慨悲
憤糾合同志觸法網辱囚圜伏刀鋸身首異所魂依
々乎無所依此皆仁人義士所痛歎而哀惜焉顧子
閣在當時赴義如渴日與四方志士交通屢為幕府
所物色幸得生存至今日而今追繹其所閱歷臆寫
其所歎惜宜其文淋漓痛快無一字不摯一語不真
也宜其書能使讀者不覺涕淚交頤也因思癸亥之
冬余以事至江戶訪子閣窺町僑居是時薩長二藩
與英佛構兵四方義徒舉兵于十津川筑波山羽檄

近世偉人傳題辭

蒲生聚亭先生併贈其新著近世偉人傳第二編

及壽序一篇賀予七十賦此鳴謝序中云星巖翁

子也翁亦隱君子也皆近世
偉人而愛雪月蒼者也故及

隱君子難得其真此稱豈肯輕許人星巖翁與白貴

子高風異操絕比倫加之更以佛山子稱隱君子非

諛言新造此說誰人是聚亭先生蒲生氏謗議紛起

咎先生此說畢竟失耦以星翁文章與氣節天下人

人所仰矣白貴子白亦可尊是冰是水不可擬佛山

西陬一邨儒豈與二老嫌其羨先生聞之顏色惡叱

朗廬曰冠
冕輝煌

朗廬曰十句佛翁小傳確不可易又曰却與五字恐未穩改作一峯自天抽如何又曰精彩煥發匪事所思春濤曰嗟哉不可見一語詩識

叱愚論可擯却我未與佛山相知而聞其為人驟略兀坐青山讀古書不以利達易清樂淡佩鎮西二詩宗餘子皆出其鼓索佛山却與彼背馳別出機軸更卓落其語淺而其宗深自有風諭有寄托成人之美古有言子輦吹毛何刺薄佛山此時開壽筵偶得此報欣欣然頗傾太白醉就枕夢中忽結好因緣星嵩翁與白賁子駕雀蹠躑降于天雪色月輝相暎射落花繽紛亂滿前笑曰妙哉此光景舉手共拍佛山肩夢眩猶疑見其面欲語先生以奇變然則先生喜可知應采以補偉人傳海茫茫兮山蒼蒼嗟哉先生不

可見

豐前 佛山村上剛未定稿

朗廬曰聚亭月旦翁之點化俱是藝林一大佳話詩之宛轉玲瓏一曲一折如炙輠則其慣手法不待贊也

聚亭曰己卯八月翁力疾賦此詩見貽余未及酬忽得訃音云以九月念七日歿嗚呼此詩竟為絕筆哀夫

近世偉人傳

頁序

十一

補注

近世偉人傳第四編弁言

近世著述之多。古來未見其比也。然其為書也。大率

鄙瑣浮囂。為異說。忘本趨末。甚則至於舐蠻奴之

糟粕。以誇世。如此著述。乃徒災于梨棗。不徒災于梨

棗而已。又災于世道人心。可不嘆哉。吾友子闇抱絕世

之才識。紀近世忠孝節義之偉蹟。著偉人傳。以救此

弊。既至第四編。古之所謂立言不朽者是已。何其偉

也哉。余喜子闇之用心於其本也。書此以弁諸卷首。

明治十三年庚辰一月於甲府太田街寓居

翠崑田村惇拜識

襲亭曰切
中時病

又曰余與
翠崑子交
三十年於
茲矣故其
知已之言
如此

三種園

因

庚辰三月

浦氏喜樓中史敬書

明年十三歲一閱月



浦氏喜樓中史敬書
明年十三歲一閱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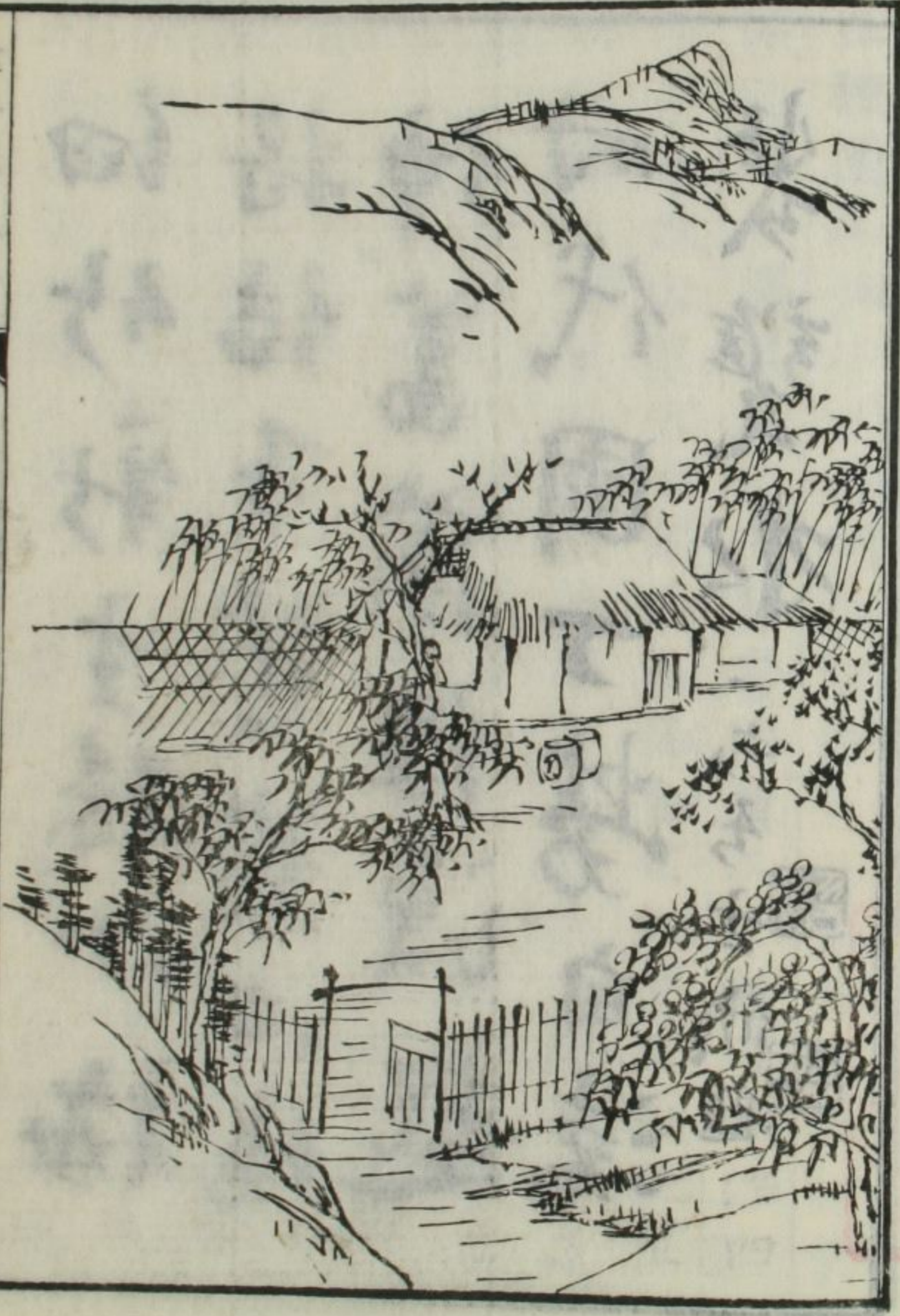
三種園遠風

多國乃

繁亭先生

雅登

古河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三
言
十一
蒲生

細竹新生孫小梅
將結子芭蕉心鏡
伸薑南徑漫起
時代園丁勞自澆
豎瓠水

一六五十一
侯題



三種園記 錄以代自序

城之西北隅鼠坂之上有廢園廣二千餘弓明治四年辛未秋余罷官方閑因捐俸金之餘買之厥地宜竹宜椽又宜菓蔬雜穀諸木方春百花爭開龍孫蠹蠹掀土迸出余乃携酒挈童而行遊老僕吉藏精農事日徃理之園中所種篁竹梅李櫻桃枇杷杉棕茗椽之屬皆舊主人某所種余又命老僕更種桐數百本椽實四斛今已九年矣頗繁茂年々方穀雨之候採椽甚忙然亦頗獲利八年余復官修史局十年又閑廢著近世偉人傳乃以椽利充刺費大行於世既

園係何黃二公共園係朗翁

何欽差曰可繪一幅蒲子携酒挈童圖

朗盧曰真是閑富貴豈可換王侯欽羨

近世偉人傳 自序 十四

朗序曰輕
輕著筆妙
在不說破

又曰就亭
名叙景有
子厚口吻

黃公度曰
此語不知
據何本記
管子作十

已至第四編。文游屢稱揚。清國諸賢亦寄文詩以稱
之。並不以為無用之書。昔者柳子厚被廢其文章。竟
傳千古。雖非所敢希。而廢園之於廢人。豈無髣髴焉。
者哉。然則悠悠人世。烏知廢之不為用。而用之不為
廢乎。園北有一茅屋。曰遠風亭。取諸陶靖節平疇交
遠風良苗亦懷新之句也。老僕年々種粳麥蕎麥糯
米。以助老饕。方其良苗懷新之時。清風自遠而至。坐
此亭。則煩襟灑然如洗。亭薄其稅。而借窮人二名以
守園。々々未有名。今茲己卯秋收尤多。乃命之曰三種
之園。取諸管子一年之利種穀。十年之利種樹。百年

年之計樹
木終身之
計樹人當
再檢考
朗序曰舉
一實事以
補二種外
之種文實
而言遠
川田竟江
曰昔人云
神有清濁
則文有純
雜神有靜
躁則文有
雅俗此篇
無此濁氣
無此俗氣
可以見作
者之為人
矣

之利種德之語也。穀樹既種。獲利如此。而德亦行。將
種而力未能也。去年偉人傳初編所載。因循先生歿
其子貧困不能償其負債。余輒捐偉人傳利百餘圓
代償之。是亦種德之一端也。歟。乃書以為記。
時十二年己卯玄猪節。

何欽差曰。胸襟灑落。故文筆如倪高士畫本。瀟疏
淡遠。秀出天成。種德一語。克踐其言。可敬可敬。
黃公度曰。夷猶閒曠。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如風
水相遭。自然成文。
又曰。先生胸懷可企。柳下惠吾謂可以學聖。亦從

近世偉人傳
自序
十五
縮紙

裝亭曰何
欽差曰曾
襟灑落落
度曰灑々
落々朗翁
曰灑々落
々曰曾襟
灑脫暗合
可謂身矣
而余不肖
無以當之
慙愧々々
又曰洞齋
凡加賀宿
儒余辱知
財已廿餘
年矣頃者
上京來訪
對酌話舊
而去

灑々落落中看出若子厚一謫柳州怨誅不已不
足為喻也。

坂谷朗廬曰叙來灑々落落文之以風致勝者又
見作者曾襟之灑脫

巖谷一六曰古澹之色和平之韻渾灑之氣靜穆
之神兼而有之文之冢高者蓋人品使然也

豐島洞齋曰余訪裝亭大雅於廿餘年不面後席
次被示其三種園記即代偉人傳自序者也對於
舊知己讀舊知己之文余之髮已種々知己之文
益絢爛矣豈莫感焉乎不覺慨然題後

朗廬曰蕭
例外發新
意即使讀
者眼明

近世偉人傳第四編例言

一義例初編既備今不復贅焉但二編三編皆以明
指保身者置于卷首而獨四編則以一敗塗地者
置于卷首者何蓋先生寓不以成敗論英雄之意
也程子曰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
非不知成者却有不是底敗者却有是底先生著
書之意亦然讀者不可草々看過

一古人著書其學問心術事業文章皆備焉故直以
其姓氏命書如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孫子莫不皆
然是編傳無數偉人雖異其志趣觀其論贊及自

近世偉人傳
四編例言
十卷
蕭姓氏序

朗廬曰書
自有兩名
者此編題
一名蒲子
可也

聚亭曰仲
也年少氣
銳有為
之資惜乎
使酒麤暴
余嘗痛規
之仲頓首
謝罪歸鄉
不知能守
余規乎否
噫

序記文等。則先生之識見學問心術操履皆可以
窺知矣。則是編雖合命曰蒲子亦可也。
一或謂余曰。是編或書號。或書字。或書名及通稱。無
定例何也。余曰。此私史也。詎拘焉。且漢土史中亦
以字行者。書以字。蓋先生以無例為例。使讀者易
認耳。是亦私史自由之權也。或曰。唯々乃書以告
讀者。

明治十三年庚辰一月於青天白日樓梅花如雪
寒香撲鼻處。

受業 加賀 高嶋 仲謹識。

近世偉人傳四編目錄、

上卷

武田耕雲齋傳 據剛兵紀畧并
口碑

岩名政之進傳 實見

村上佛山傳 據履歷書

梅田雲濱傳 據履歷書并口
碑

平山二兵衛傳 據縣官上申書

坂本天山傳 據履歷書

鈴木庸中兄弟依田直尋傳 據履歷書并實
見

五十嵐關八傳 據其子手記履
歷書

笠原長順傳 據憲乃壽位美
并口碑

不知也翁傳 據履歷書并實
見

杉山檢校傳 據憲乃壽佐美
并口碑

下卷

目時隆之進中島源藏傳 據太政官目誌
并口碑

近世偉人傳

目錄

十七

縮註

近世偉人傳四編卷之上

青木邦光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二見一鷗傳 全上并實見

伊東宗益傳 實見

塩田松園傳 據履歷書

住谷氏兄弟傳 據太政官日誌并口碑

二孝子傳 據窓乃壽佐美

井上武右衛門傳 據履歷書并實見

前原一誠傳 據履歷書并新聞紙并碑

國分彌右衛門傳 據窓乃壽佐美并口碑

加々美櫻鳩傳 全上

横田甚右衛門傳 據常山紀談

長山宵子傳 據伴蒿溪和文傳并口碑

關 箬笈傳 據履歷書

烈女阿仙傳 據縣官上申書并口碑

右通計三十一人



近世偉人傳四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武田耕雲齋傳

明廬曰其人其識其過一篇綱領

耕雲齋者。舊水戶藩士也。名正生。初稱彦九郎。跡部氏以其系出于武田萬千代丸。復氏武田。稱伊賀守。晚自號耕雲齋。幼而驍勇。有膽畧。長好兵法。善論時務。藩主景山器之。擢為老臣。賜祿千五百石。弘化嘉永間。歐米之事起。景山屢上時務策於幕府。耕雲齋等商議之。當此之時。岡田某 信濃守 戶田忠敬 銀次郎 大庭某 彌左衛門 藤田彪 虎之助 今井惟典會澤安 常山國某

近世偉人傳四編卷之上

朗廬曰嘗
時膺懲是
至大案恨
無一人能
辨明徒付
之憤々益
不通外國
事狀之弊
也

又曰花開
風生滿目
慘淡

又曰一低
一昂排軋
養亂可嘆

又曰三黨
為三不割
據之狀可
著眼

部 臣 凡 直 諫 指之左 門 福 地 某 改次 等 皆 任 職 凡 以 文

武 名 者 莫 不 登 用 安 政 中 景 山 奉 詔 將 行 膺 懲 之

典 既 而 幕 府 有 命 止 之 且 使 奉 還 其 詔 書 景 山 不

得 已 乃 使 老 臣 尾 崎 某 禮 齋 詔 書 赴 江 戶 過 長 岡

驛 義 徒 逢 蠶 起 遮 路 砲 擊 既 而 解 去 某 入 江 戶 將 還 一

士 揮 刀 逼 之 某 大 驚 走 而 免 物 色 之 則 同 藩 士 金 子

某 孫次 也 其 明 年 義 徒 唱 攘 夷 之 說 復 屯 集 于 長 岡

驛 景 山 慮 其 無 謀 開 兵 端 使 烏 居 某 瀨兵 和 解 之 義

徒 雄 辯 折 某 々 語 塞 遂 去 乃 使 青 山 某 量太 渡 邊 某

助 再 和 解 之 則 義 徒 既 已 散 義 徒 者 皆 耕 雲 齋 所 養

也 景 山 薨 耕 雲 齋 及 岡 田 大 庭 田 凡 諸 子 皆 廢 黜 善

類 一 空 朝 日 奈 某 弥太 市 川 某 三左 之 黨 皆 用 乃 捕

縛 前 屯 集 長 岡 義 徒 十 餘 名 文 久 三 年 春 一 橋 黃 門

扈 將 軍 家 茂 朝 京 師 黃 門 乃 起 耕 雲 齋 謀 事 向 所 廢

黜 者 多 復 職 長 岡 義 徒 亦 舉 用 以 充 上 京 鹵 簿 於 是

朝 日 奈 市 川 之 黨 復 廢 當 此 之 時 耕 雲 齋 之 黨 自 號

誠 心 組 々 猶 曰 黨 也 朝 日 奈 之 黨 號 諸 生 組 諸 生 組

謗 誠 心 組 自 負 曰 天 狗 以 邦 俗 謂 自 負 者 曰 天 狗 也

誠 心 組 謗 諸 生 組 無 狀 曰 姦 物 以 互 相 刺 斥 在 其 中

間 者 曰 柳 派 々 亦 猶 曰 黨 也 謂 其 處 世 依 々 如 揚 柳

近世雜傳 四編上 二

右得曰方
今亦多抑
派可嘆

又曰見義
不為無勇
也

朗蘆曰自
今日觀之
頗類兒戲
然當時義
氣激蕩諸
士得意之
狀如見筆
勢躍々使
人起舞

春山曰直
哉壯烈善
焉辭命

靡風也。初景山之未薨也。耕雲齋及山國田丸諸子
相謀建議。養農兵。鑄大礮。築砲臺於要地。各處建文
武講習之館。其在那珂湊者兩宮某鐵三郎管之。其在
王造者竹內延秀百太郎管之。其在潮來者林某五郎
在小川者藤田信小四郎。在野口者田中某願藏為之首
領。食客日加。元治紀元甲子春。唱攘夷之徒。屯集于
筑波山。號曰監察府。藤田信山田某嘗一郎南部人等
為之巨魁。將舉兵。遠近騷然。於是田丸直諒率耕雲
齋及太田某內傳等將行。而鎮撫至。則遂義其說為其
總督。飯田利貞藏郡大畑某記外木村某丞久之大窪某七郎

右衛門等皆來屬焉。軍大振。乃革定軍制。以田丸直諒
名望尤高。眾推以為軍帥。以藤田信竹內延秀岩谷
信成郎敬一為三總裁。餘各量其才任之。部署既定。直
諒乃作白木輿。載景山木主。大書曰。從二位贈大納
言源烈公。使白衣卒舁之。騎士八人乘輿者四人。長
槍銃砲各一隊。鹵簿凡二百餘人。發筑波山。將詣日
光東照祖廟道中。舍館用葵章紫幕。榜曰。遊軍監察
府總轄隊總裁職。既抵日光。請見幕吏日光奉行小
倉某守但馬。某恐怖。徵募山中獵夫六百餘名。以自衛。
乃見直諒曰。我烈公奉攘夷之詔而事未成而薨。

近世韓人傳
日編
正
蒲生氏

明廬曰知
不許而不
亂禮告節
可想

而令夷虜跋扈蒼生墜塗炭堂々神州遂受蠻夷
之侮東照祖之神靈將謂之何吾輩傍觀不勝忠憤
切齒之至今將禱祈照祖之神靈而後擣攘醜虜之
窠窟於橫濱請借日光寺院以為舍館某曰告幕府
而後許之直諒遂退軍于下野太平山於是激徒來
屬者日衆田凡直諒藤田信竹内延秀岩谷信成連
署上書備前藩主某請為乞攘夷之敕不省當此之
時諸生組相議欲攻擊太平山市川某佐藤某書圖渡
邊某等率藩士三百餘人以五月廿六日發赴江戶
乞援兵於幕府々々命步兵頭藤澤某備前守率兵赴

又曰何不
斬而徇

野州於是田凡直諒率兵半隊移筑波山田中某等
率餘兵入結城請借兵及糧曰不肯輒以全軍攻之
城主以老臣水野某主馬高木某甚為質而免田中某
拉質去焚掠朽木及真邊諸邑遂還筑波山一夕被
酒誇衆曰我悉攫取真邊金銀且斬殺數十人田凡
直諒聽之赫然作色曰不圖汝之凶狠至此乃擯之
先是山田某反而歸幕府至此釐革軍政蓋山國某
奉藩主命來于太平山指畫之也當此之時耕雲齋
率兵六百餘人屯于小金原相議視察江戶形勢將
攘夷虜於橫濱其軍資則筑波軍致之初藤田信等

又曰揭主

又曰攘夷
二字當時

近世雜人傳
日編上
日
蒲生氏村

眼目也其
是非姑舍
之而欲攘
夷則必不
可不掃
幕庭兄弟
攻擊而欲
不失禮事
不成可知
其苦心亦
可知
又曰水戶
參議之事
名義上關
係不寡
又曰文有
采色
翠嵩曰學
史漢酷肖

朗廬曰處
文脫鬼兵
機可想
春山曰筆
鋒之銳如
身將所陣
非老史筆
貴能至此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上
之舉兵於筑波也與長人桂孝允等東西相應桂者
後天朝參議水戶氏也孝允等將助其軍須適村
松藩士佐々耕庵泉仙助及水戶人黑澤仙次郎等
自長門還江戶孝允乃托千金於諸子六月諸生組
入江戶潮來館將林某乘其虛帥兵二百餘人抵水
戶遣使城中曰將攘夷請應援之城不弗應某乃還
既而姦黨市川某等先導幕兵俱來全軍三千餘人
館于下妻多宝院及各處筑波軍聞之部署兵士凡
一千餘人總督田丸直諒戴貼金帽子服銀鎖和衣
藉鼻比南鄉坐藤田信坐其右岩谷信成竹内延秀

坐其左直諒傳酒一軍勦之於是西岡某邦之助等分
奇兵為四隊而進幕吏永見某御使番貞之丞軍急進銃射
之騎士顛墜而筑波軍偽敗走幕兵逐北伏起斬小
林某注頭竹竿上而去永見某收軍歸營厥明遣邏
騎偵筑波軍寂如無人入夜斥候屢報敵至而竟不
至五更復報敵至永見某曰亦妄報耳不出軍既而
筑波兵十五人自多寶院後至砲擊乘風放火永見
某狼狽欲走藤田信飯田利貞西岡某等五將跨馬
帥兵三百餘鼓螺吶喊而進亂發大砲聲震天地永
見某單身纔逃入北條某新太郎營我軍乘勝放火蹂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上 五

躡奪永見某馬標蘭穗及大幟注敵首樂上樂舞大聲曰獲永見某首級松平某石京兵見之而走小出某率兵至則我軍既去敵驚其神速既而天明我軍上八幡山傳餐乃還筑波田凡直諒大悅傳杯犒將士以此提出飯田利貞策賞功以利貞為第一幕吏永見某等皆還江戶八月幕府命松平大炊頭代水戶藩主鎮撫常野大炊頭乃發江戶抵小金原先說武田耕雲齋耕雲齋堂々辯論義正言順大炊頭遂感服其說與俱赴水戶途上小川府中筑波近地之浪士來謁願從者甚眾皆許之全軍凡四千餘人進

明廣曰轉
八主

右得曰社
鼠城狐何
代無之噫
明廣曰斬
其使則太
甚

次于吉田村藥王院于時八月十日也大炊頭遣使水戶城曰代藩主鎮撫常野今將入城々中諸生組大驚相集議參政天野某伊豆監察大井某元治及鈴木某茂左衛門等來藥王院謁大炊頭曰公藩侯代人也入城亦可他士則不許入城大炊頭乃怒曰今水府之權在我他士之入城不入城唯我之命我何受汝等指揮耕雲齋大窪某甚五右衛門等在座亦皆大怒曰我亦同藩士也而彼安坐于城中而拒我何也且不奉大炊公命即背君侯命也天野大井二人藉口退鈴木某則抗論不退乃擒而斬之於是諸生組戒嚴

此其...
下
...

朗廬曰一時戰勝氣勢寫得如畫抑當此時不深慮其機以至於不復可惜

進軍干玉毛橋耕雲齋等乃向朝日奈市川二姦宅發大砲姦黨築壘防之我軍出藥王院到小泉姦黨川上某捨次在峯之山地名亂發大砲防之耕雲齋班軍塩崎將自島田村渡河村民素服耕雲齋故艤舟渡軍全軍既渡襲敵營于大貫番兵狼狽而走遂進磯之濱峯之山之姦黨聞之急渡那珂川出我軍南亂射大砲我軍乘勝疾攻火岩船山延妙院姦黨皆敗績走那珂湊川上某死之十六日耕雲齋乘曉霧上岩船山覘敵營視其守禦急急令進軍田中某兵先掉舟上小川村放火吶喊諸軍尋至放火湊第一

街烟焰蔽天姦黨皆走大炊頭次于及射爐耕雲齋次于牛窪先是田中某有罪被擯至此乞為先鋒自贖云當是時大炊頭耕雲齋相議欲諭諸生組休戰入水戶城遣使說之諸生組不肯縛使放大砲其營神勢館耕雲齋大怒曰彼敢向君侯代人大炊君發砲又縛使節大逆無道宜鑿殺無噍類乃連發大砲既而幕吏高木某小出某等數名陸續帥兵來諸侯兵亦來援我軍連不利大炊頭為幕吏所欺率百餘人遂降幕吏待罪後自刃當是時水戶老臣榭原某新左衛門及三木某谷某等將誅鋤姦黨以靖一藩然而

幕吏反援姦黨。徵近國諸藩兵討之。於是柙原等皆合武田軍。百計防戰。而眾寡不敵。糧食彈藥亦竭。雖戰屢捷。軍情日沮。且柙原等素不欲抗幕府兵。故將與其徒一千餘人。乞降於幕府。耕雲齋等不聽。與田丸藤田等八百餘人。謀上京師。訴心事以請處分。乃取途於常州太田。出野州那須。而赴上州。幕吏田沼某等帥兵追擊之。我兵且戰且走。時天方雪。兵士凍餒。間關崎嶇。抵越前。耕雲齋乃遺書加賀陣營。陳情哀訴。加賀士永原某甚七等周旋甚力。而幕吏瀧川某播磨由比某國書織田某市藏等不納。因又上書一稿。

朗廬曰萬苦千辛語語自肺腑發由讀之誰不悽然

又曰耕雲齋死而海

黃門亦不省。乃降加賀軍門。致書永原某曰。正生等向屢陳情哀訴。而今承上書不見允之命。恐懼不知所措。然正生等業已與幕府兵抗戰。又軍裝至此。動諸藩之兵。以犯大法。自知死尚有餘罪。因全軍八百十三人。盡降伏于尊藩軍門。而俟罪。雖然正生等心事固青天白日。如向所陳矣。苟蒙流賊之名。則千載之下。死而有遺憾。請尊藩垂武門之情。為正生等善辨解。焉決死一言。止于此。他不知所言。實冬十二月也。幕吏忌耕雲齋等。且惡之甚矣。翌年二月。耕雲齋以下。遂處以斬者。凡三百五十餘人。其餘流竄。各有

内人心盡
離幕府々々
存亡決
于此時

朗廬曰讀
至此天軒
地豁仰拜
祥雲
又曰一點
著色全景
俱動
春山曰論
贊澹宕得
龍門之遺

差耕雲齋年六十二。田凡直諒年六十一。山國某年
七十二。藤田信時變姓名稱年二十三。竹内延秀年
三十五。獨岩谷信成適以事在外。潛匿免旤。今尚生
存云。

善諷子曰。方維新之初。市川朝日奈等姦人皆已伏
誅矣。方。天子北巡之時。錄耕雲齋等之後。皆賜金
修理其墳墓。脫所謂流賊汚名而赫々于千載之下。
矣。嗚乎。耕雲齋諸子亦可無遺憾也。余獲耕雲齋手
牘一通。於水戶人立花氏中。有在今世頗覺崑居川
觀西行僧之可羨之語。其平居氣慨風致亦可以想

法

見也。余又與岩谷信成善。信成慷慨為余時々說耕
雲齋逸事。余因作此傳云。

坂谷朗廬曰。水藩分黨之禍。與後日長藩之禍略
相似矣。而水藩不振。長藩能成功者。以時不同也。
余深為水藩諸士悲之。又最為耕雲齋悲之。

小山春山曰。叙事詳密。筆々生動。前後挿叙。田丸
藤田諸士處。錯綜離合。使看者低回不暇。而以正
生陳情書。繳收提綴有法。真不愧史筆也。

中野岳麓曰。武田藤田諸子之墓。在于越前敦賀
松原。余賦詩弔之云。英名蚤已達。天閣聖詔新。

聚亭曰岳
麓老兄即
岩谷信成
也

蒙雨露恩。遙想故人埋骨處。千秋深綠是松原。
小野湖山曰。余往年得罪。幽居于吉田。時聞武田
藤田諸子戰敗北走之事。心深悲之。既而聞加藩
有永原甚七郎者。為義俠之舉。深喜之。無幾聞兩
田氏以下四百餘名刑死。仰天長歎。實一時恠事
也。今讀此傳。追憶當時。復仰天長歎。而甚七郎事
近得異聞。欲煩善諷子詳之也。
田村翠崑曰。此傳縷々數千言。以正生陳情一書
結收。有群山萬壑赴荆門之概。奇觀々々。

岩名政之進傳

岩名政之進者。江戸人。寓番街。與余舊居麴坊。有為
塾相近。故數相往來。為人魁岸雄偉。音吐如鐘。好讀
書史。善擊劍。元治甲子秋八月。一日突如來於有為
塾。曰。吾將從大炊公赴水戶。請先生賜送言。余乃援
筆賦詩曰。腰間黑蟒吼將飛。志士慨然北向之。回首
筑峯青欲滴。壯君行色照征衣。政之進欣然拜謝。且
口占曰。丈夫杖劍千里之。豈其無為必有為。我不踐
此言。不復來。有為塾乃辭去。遂抵水戶。數與姦黨接
戰。及大炊頭降幕吏。晝伏夜行。還江戸。一夕四更有

翠崑曰伏後

朗廬曰詩亦壯文色

龍世傳八傳 四編上 十 龍世傳

朗廬曰數與姦黨戰雖敗亦有為而來者

又曰其情可悲

后得曰子開舍政之進殆得罪危哉爰々

乎幸免焉

前翠崑曰應

叩余門者開戶見之即政之進也余曰胡為來哉政之進垂泣說戰敗事情余憫而舍之政之進晝則閉戶讀夜則出見同志其老母時々來見政之進未嘗不噓欷泣涕曰兒過矣兒過矣一夕出而不還余甚憂之經二日杉浦利貞來告曰政之進死矣余驚曰何如而死曰彼與友人飲于深川青樓幕府探索方謂偵誘而出之邏兵圍之途上政之進拔短刀斬傷數人而竟見殺瘞于兩國回向院年未盈三十政之進嘗與余飲酒酣曰項王啞啞叱咤則千人皆廢何其氣之壯也余有一戲請觀之輒取洗杯器安于几

朗廬曰所謂吐奇者

又曰自張巡傳後序來

又曰傳用倒裝法贊亦因此一奇構

上閉戶障坐其前大聲一喝作啞啞叱咤追敵之狀障壁皆震器水起微波曰快矣政之進雖嗜酒平居非父師友朋之勸未嘗傾一杯品行甚端利貞云善諷子曰嗚呼天乎痛哉烈士天之天乎不信哉忠臣殺之岳飛死於讒宗澤死於病新田左中丞之於北越楠廷尉之於淡川勲業垂成而姦賊中沮回復殆成而兵鋒外挫此皆非籌策不善而天運反之者也此政之進哭友人加藤某之語而乞余正者何其身亦類此也余移以哭政之進明治十二年己卯秋屬稿于玲瓏齋奇想天外落處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上 十一 蒲生氏梓

坂谷朗廬曰末段祖述遺響舊霸府末殺奇士亦多矣噫

岡田后得曰聞政之進常慕關雲長之為人喜讀春秋左氏傳善用偃月刀惜乎不能潛匿如張子房遂罹幕吏毒手然賴獲此佳傳地不朽矣論贊用政之進語哭政之進嗚咽惋惜有情有色

田村翠崑曰入有為塾者多奇人若岩名政之進守山順成長岡皞諸子皆其矯々者也不知繼之而起者何人

朗廬曰好起首采色動人

村上佛山傳

豐前佛山之北有村曰稗田民戶落々負岡帶流白沙翠竹野花幽艸春馥秋馥宛然錦里輞川之勝云有詩人任焉曰村上佛山名剛字大有為人温厚和平嗜詩如命每一稿成必置之几上朝暮向之再拜家人門生笑且嘲不顧也幼時遊筑前學經於龜井昭陽又寓原古處之門既而遊京師與諸名流周旋後病足疾下帷于稗田村弟子自遠來者甚衆身不出村里而詩名已蓋海內平生喜讀白蘇二集故其詩温厚而奇恣流動自在長短皆妙凡天地事物巨

又曰二句一篇眼目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上 十一 蒲生氏梓

細莫不入詩曲盡。明治十二年佛山年七十開壽筵。其鄉先期遍徵詩係雪月花者於海內諸名流。余亦與焉。乃貽壽序一篇及新著近世偉人傳第二編。編中有隱君子星巖及白賁子傳。序文大意曰。星翁之仙風道骨。白賁子之素樸白趣。相伴以侑壽杯於翁翁。必驩然有愜乎心。佛山欣然賦長篇見謝。余未及酬。而佛山既歿。哀哉。有遺稿若干卷。既刻者九卷。初門人請刻其第三集。佛山不肯曰。維新以來。人々捨虛文講實學。欲以供國家用。而為此無用之舉。獨無愧于心乎。曰否。先生之作。率出于裨名教輔世道之

朗廬曰佛山所守實然

志。非徒翫弄風雲月露者。聞歐米諸州亦皆有詩歌以助政治。此集之出。安知不為今日文明之裨補乎。佛山乃可佛山。樞遲于稗田數十年矣。其一邱一壑皆有題詠。傳誦于海內。故世稱其土曰詩人村。云善諷子曰。聞小倉縣令小幡某。嘗過詩人邱。禮於其廬云。余曩承佛山囑。請書於梨堂相公。々々即書賜焉。嗚乎。余不見佛山。而佛山其人可知也。夫重野成齋曰。立意以詩人邱為主。首尾顧應。中間又著身不出邨里二句。針線極密。蓋偉人傳中有數文字。

近世偉人傳 四編 卅三 補生代序

坂谷朗廬曰。壬戌十月望。余過所謂詩人邸。宿其廬。賦後赤壁。唱酬酣暢焉。後翁託其門人末松謙澄。囑余以第三集序。而來書牘往復不絕。翁計之來。實不勝悽然也。今得此佳傳。翁風采再在眼焉。我兄之賜多矣。先是。翁又託余請壽卷題字於有栖川親王。余因細川議官請之。亦即成。并錄以表翁之重云。

梅田雲濱傳

梅田雲濱者。舊小濱藩士。矢部重助第二子也。名定明。稱源二郎。父本姓梅田氏。雲濱因復氏。梅田云。安政間。下帷於京師。為人慷慨。夙抱尊攘之志。與梁川星島賴三。樹僧月性。交家善。藩侯嘗遣使聘之。固辭。使者三反。竟不起。或詰之曰。藩侯召而不往。何也。豈有說乎。雲濱笑曰。此梅田先生之識見也。子等為知之。甲寅秋。鄂艦闖入浪華港。大和十津川壯士將推雲濱為帥。謀膺懲之舉。說雲濱。雲濱投袂而起。時妻病兒飢。乃賦詩曰。妻卧病床。兒叫飢。挺身直欲當戎。

朗廬曰一語可想其人
右得曰識見絕高
翠昂曰此詩膾炙人口真壯烈泣鬼神

近世詩人傳 四編 上 十一日 蕭世氏評

後得曰強
記執與揚
雄
明廬曰奇
士必有奇
事

翠崑曰想
見正氣溢
口吻
朗廬曰一
生本領

夷今朝死別與生別唯有皇天后土知既而鄂艦去
雲濱歸家則妻既死戊午秋讜獄興海內名士多被
逮雲濱亦檻輿東下囚于某邸遂瘦死時年四十五
雲濱少時游江戶謁林祭酒祭酒曰聞子識奇字為
我書之雲濱笑援筆書十五畫以上字其數八百三
十祭酒大稱其強記又嘗游九州謂子弟曰余將遠
游為諸子講終身服膺之道眾皆喜私謂先生所講
非大學則小學或曰非論語則近思錄及去口則元
年春王正月六字也先說大義名分遂及我神武
天皇以下二十三年間事云

又曰罵得
痛快

善諷子曰雲濱辭藩侯之聘而應十津川壯士之募
豈非偉丈夫也哉當時有一儒百計干祿怒門生唱
尊攘語涉激烈輒放逐之若使雲濱見之必唾其面
曰咄齋儒汝平生讀何書
重野成齋曰文有奇氣
坂谷朗廬曰余不知其人然其生時數聞其名知
為奇士矣所恨唯過激焉然亦非過激何以當時
動人其所謂春王者實吾邦存亡所關也國會今
權亦唯為此事有志者宜三復也 庚辰二月

朗廬曰能濟物不必待一命士

又曰此豈易事

又曰仁且知

平山二兵衛者新治縣富谷村戶長也。有資望性仁慈夙志乎濟物。北總土俗有隨胎洗子之弊。二兵衛深患之。有貧民生兒難育者。輒請而育之。費數十金。不吝民部省嘗賞之。賜金二百圓。二兵衛乃畫一策。以賜金為資本。買馬數十頭。貸貧民。年收薄息。以益買馬。今至三百五十餘頭矣。辛未歲物價騰貴。庶民苦生活。一夕有婦人棄二三歲兒於道路。適二兵衛見之。諭以天倫。且與金若干。迨廢非人穢人之令出。富谷村穢人二十餘人。編籍村中。闔村皆忌避不齒。

又曰又仁又奇
又曰六百餘口部處必有家法宜補之
又曰史遷亦多愛抑如二兵衛得不愛之不特朝廷也

二兵衛慨然請編己附籍。皆授之產業。併向所育之兒子。一家盈六百餘口。而親昵如骨肉。云縣官具狀以聞。朝廷賜銀杯一箇以賞之。蓋明治六年二月某日也。
善諷子曰。余居恒好讀史。遷游俠貨殖。二傳及修私史。恨乏其人。今觀二兵衛事。其簡雖未能詳。其為人。其俠骨貨殖亦已有足多者。於是乎立之傳。
重野成齋曰。二兵衛人也。宜為俎橋先生所表章。論贊簡雅。頗有龍門之遺。

坂谷朗廬曰。同居不令產。張公藝以下。代有其人。

而皆親戚也。此則貧兒非人穢多。合至六百餘口。
極奇々々。

岡田后得曰。二兵一村民。而濟物如此。况士乎。程
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真至言也。吾或有力之士。而多買米穀。爭時射
利。毫不省庶民苦乎米價騰貴者。其能不愧於二
兵乎。噫。

坂本天山傳

坂本天山者。信濃高遠人也。名俊豈。字伯壽。天山其
號。曩祖近江源氏疏屬。食邑志賀坂本。因氏焉。至王
父俊英。始仕于高遠侯。父英臣。號雄心。仕為參政。兼
郡宰。部內大治。闔藩畏服。雄心常患藩士乏文學。欲
使兒修文學。會內人渡邊氏有身。乃日對之講讀書。
史如使胎兒聽者。天山及生。岐嶷夙成。文武並勉。髫
齒已善讀書。史演銃輒命中。既長。益力學。於書莫所
不窺。尤精于易。恒曰。庖犧氏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所謂道者。乃在于此矣。而

朗盧曰胎
教之說歐
人亦言之
實行者蓋
寡

正士... 四... 補... 補...

朗廬曰文武相發明所以為傑士恨此人

又曰天欲下銳技大

八卦之道。在象與數。學者宜默識神契。求之于此。明和丁亥。襲父祿為番直曹。明年告暇游浪華。就荻野氏。論究砲枝。退嘆曰。猶我所素脩。均之兒戲耳。乃辭去。徧搜究蠻邦異域之火技。更精思求之。易象。孫子。創製周發之術。銃陣之節。著火砲說。兵律論。銃陣詳節。周發圖說等若干篇。飯田戾堀某嘗為其傍註。時人榮之。諸藩士來學者恒數十百人。天明癸卯。為郡宰。當此之時。昇平日久。士民偷惰。天山憂之。將欲大有所釐革。而輒懦吏胥憎其不利。已讒搆擠之。遂廢錮者三年。藩主知其冤釋之。寬政戊午。再游京攝之。

仕

又曰有知已乃事可為

間。縉紳逢掖。爭受業。藩主賞賜月俸若干。藩故事致仕者非大夫。則不給月俸。此異數云。天山欲學西土音。省國讀翻轉之煩。遂抵長崎。從譯官問之。著九經音釋。平戶藩士長村某。屢來見。一夕談偶及火技。天山曰。從前銃砲皆兒戲耳。何足學。某始疑而不信。及聽其論銃陣之節。周發之制及鑄砲諸技。某遂大服。說其藩主。聘之。選子弟數十人。從學焉。乃建講舍。子弟治工雜處其中。講習既熟。天山親率子弟演技於山野。先築周發臺。引帷幕為本營。作六麾。與標的。同色。以麾授隊長。建標的前後左右。壑底山顛近者數

朗廬曰一篇精采文氣亦如風雨

百步遠者里許置砲臺上臺距本營三十步視麾所指定其所射隨麾即發運轉機軸者投下火藥者準擬高低者各從砲大小衆寡不齊勞逸互代險夷今勢疾如風雨震如雷霆發而復發煙焰蔽空箭彈如霰洞的焚標木摧石裂山崩野焦萬敵可立粉壘觀者歎息皆稱絕技又試之海濱清商紅夷在長崎者爭來觀之皆惴々焉天山在平戶罹疾就醫長寄遂以享和癸亥二月二十九日歿享年五十有九天山爲人魁偉有凜然不可犯之氣象鄉里稱曰我邦關雲長其教子弟必期之大成是以輕薄欲速成之徒

翠嵩曰切中方今書生病

朗廬曰結束有力

又曰音調秀逸

往々厭去天山亦不追也唯中村中侗星野常富田中規典等數人始終不叛去善達其學而平戶人亦往々善傳其術稱曰天山流又建祠祭天山云善諷子曰余曩者作中村中侗佐久間象山傳恠信州多偉人今又作天山傳乃知二子之學皆出于此也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豈不信哉余聞天山登信之駒嶽刊石勒銘建其絕頂土人今猶號勒銘山嗚乎天山其有羊叔子杜元凱之意耶賴山陽嘗論我邦地勢以信為脊骨其多生偉人亦宜也哉坂谷朗廬曰開一業者必偉男子矣文氣雄拔稱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上 十九 蒲生氏

聚亭曰或有以飲食厚薄為去就者卑陋亦甚矣噫

其人偉人傳中不易得之人。不易得之文。田邨翠崑曰。輕薄欲速成之徒。往往厭去之語。寫方今書生情狀。逼真。蓋子闇開塾以還不厭去者。僅數人而已。甚則厭於灑掃課業之嚴。而叛去。况能立雪於程門乎。此輩素無志乎學者也。子闇以其去為幸矣。今假天山發之。書生輩其留心焉。而讀之。

善其不辭曰天山人數辭天山人亦賦典於燈入故猶不殊志善其學而平人亦

朗廬曰尊王之義自祖先來

鈴木庸中兄弟依田直尋傳

鈴木庸中者。舊幕府臣。稱恒太郎。弟曰庸真。稱豐次郎。其先出于江田行義之庶族。一郎左衛門源某。元弘間。從行義舉義者也。延元元年。新田氏奉詔北行。某復同行。義及本間資氏。扈乘輿入京師。賊囚某。及行義等殺資氏。後某亦遭害。其十世之孫居伊賀者。曰恒義。稱將監。流寓於甲斐信濃之間。遂終焉。子恒行。襲稱一郎左衛門。方天正十年。德川照祖入伊賀。恒行為之鄉導。遂世仕于德川氏。依田直尋亦舊幕府臣也。稱雄太郎。與庸中兄弟友善。慶應三

直世傳人傳 四編七 二十 浦生氏

朗盧曰大
寐見得透
惜攘夷字
誤之

又曰既氣
則壯矣
又曰原梅
二子決非

年乙卯秋京師討幕議起庸中兄弟憂懼不措一日
謂直尋曰夫有皇室然後有幕府々々所以護
皇室々々所以倚幕府而群議鼎沸今如此是無他
權姦釀之耳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為仁見義不
為無勇也我將以身殉國家難如何直尋欣然曰先
獲我心於是三人與俱治行裝遂抵下野先拜訣照
祖廟轉赴甲斐祭祖先墓終詣京師歷拜諸陵周覽
山川原野之勝慨然嘆曰此非吾祖宗元弘延元間
舉義扈蹕翻錦幟者耶而今日誰能勤王事翼幕
府者此吾輩之責也乃決意欲斬殺用事臣原某之市

權姦苦辛
當盤根錯
節不聞其
說而斬之
粗暴亦甚
又曰此等
兒戲亦自
其誠心來
然智識不
明徒為瘋
顛態
又曰當時
頑陋之見
為風習不
必咎二子
也
右得曰詞
直義正不
愧天也

進梅澤某孫太八月十四日朝遂刺殺原某而梅澤

某則不果斬既而詣閣老板倉某邸上書自刃而死
庸惠年二十八謚素心報國居士直尋年二十四謚
鐵肝義勇居士庸中未殊官賜醫藥固辭問所欲言
曰遺書在復奚言遂歿年三十謚仁至義盡居士皆
豫自命云其遺書題曰報國微衷畧曰原某梅澤某
此二人者本水戶藩士奉事源烈公周旋乎先招之
間尊攘大義其所素講而今列顯要逞姦謀不顧
先帝嚴旨欺罔天聽使我君要勅許開兵庫要
港今為渠計宜奉烈公遺志輔弼我君施行尊攘之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上 二二 南生氏

朗廬曰僕則以為當時尊王之

又曰尊王大義則萬古不朽

盛舉而渠及偷生貪利唯事苟安破壞國躰滅裂天倫此不共戴天之賊臣也是以臣等遵衆之所惡天必誅之之古義以身殉之上以奉謝先帝在天之靈中以雪君家之污蟻下以答衆人之所望天下有識者其幸諒之又一書上板倉閣老又一書寄同志中奈小田山岡關口以下二十餘名皆辭氣慷慨悲壯一讀令人涕泣庸中為人溫謹罕言笑好學聞道於大橋正燾亦與余善屢來問奇庸惠豪爽善擊劍直尋義勇壯烈有古烈士之風嘗聞權姦按廢帝故事罵曰咄奴輩何無狀使高山正之在則當鳴鼓攻

又曰此別悲壯可想

又曰我兄此處說與僕異然壯其心則同

又曰是則同見
匱江曰忠臣孝子二

之已而聞堀某抗疏諫死欣然抵掌曰當如此庸中在坐笑曰我輩當路亦如此而已初庸中之發江戶也來告別於余曰當久不見先生請贐一言余乃援筆賦一絕曰妖霧腥風卷地吹豈其志士逸居時芒鞋跋涉山川險直向京城鳴劍之庸中欣然持去後數十日斬姦事傳聞江戶余慨然壯之作文祭之有喜我交游中出此烈丈夫之語亦哀其偶然送別詩似易水云
善諷子曰吾不滿於宗儒以荆軻為盜也尚矣恒歎曰甚矣宋儒之不通於變而瞠乎權道也忠臣孝子

句削似可

朗廬曰朱自秦立說侯自燕立論兩說並行

又曰作者亦自其地位立說

翠崑曰快々讀畢浮一大白

萬不得已之苦。心為之。不伸。後讀侯雪苑燕太子丹論。實先獲我心。曰天下有繩墨之論。而挫英雄志士之氣者。如以荆軻為盜是也。况乎狃於成敗之形。而不察於確然之數。以忠臣孝子不得已之苦心。苦行。不痛惜其不幸。而反以為罪。則何以為後之國家者。處仇敵法也。嗚乎。此言也可。謂善通於變。而明乎權道者矣。我邦萬延文久。以還為荆軻所為者。衆矣。余作鈴木依田三子傳論。宋儒之失。以伸三子之志。云。明治十二年六月招魂祭日。屬稿于玲瓏齋南軒。于時白雨傾盆。赤電射窗。迅雷咒々。快甚。

聚亭曰先生漏秘

坂谷朗廬曰。余不知原氏。嘗與梅澤氏三見焉。梅澤氏氣宇活達。慷慨當事。聞原氏則溫厚沈靜。博通經史。蓋皆非弄權行姦者。當攘夷說張皇之時。輔百弊累積之德川氏。二氏苦心亦極矣。夫攘夷說之必不行也。當時少有識者皆知之。姑假奉勅以為籠絡人心。斃德川氏之資而已。故德川氏釋權而攘夷說頓廢矣。其間多少曲折。談豈容易也哉。鈴木依田三氏亦激而不思。為時習所陷。至為此暴行耳。然其心則直。實無所愧。余亦豈敢斥之。國家紛擾之際。往々有此事。宜平心分兩黨而存。

兩說不可以我見概付抹殺。歐米三十年間暗擊凡二十餘。皆此類已。今讀此傳亦敢平心論議焉。作者與覽者請亦平心兩存之。

岡田后得曰。鈴木依田二氏同志如山岡關口諸子。今皆酣豢富貴矣。不知尚能回顧當時而憫二氏乎否。若果憫。盍相謀為二氏建一大碑以弔之。噫。

田村翠崑曰。鈴木依田三子獲此佳傳。其志伸乎千古。論贊尤痛快。使權姦膽寒矣。

胡盧曰內必不在

五十七嵐關八傳

關八者。舊村松藩士也。名佐浮。藤原姓。五十嵐氏。初

稱分吉。又稱儀八。後改稱關八。為人溫厚。軍言笑好。

修武技。慶應間。老臣堀某右衛門等屢延會津藩士

于私邸。議國事。是以藩士洵々。關八知其姦情。嘗就

其邸。以大義諫之。某曰。方今之政令。非真出于宸

裁。一。二大藩所擁。幼帝而專制也。故吾欲與會藩

同翼德川氏。爰除此姦徒。汝何知。固執不省。戊辰夏。

王師北征。會米諸藩抗。王師。村松藩亦出兵。關八

復諫堀某言。頗激某語。塞按刀意。色俱惡。關八見不

可諫乃止。是夕呼長子佐備大息語曰。老臣掘渠等無謀不辨順逆。主家滅亡在近矣。然坐視則非臣子之道也。但當斬殺姦魁以定闔藩方向焉耳。汝往窺彼邸第虛實。我力能斬之。佐備素知其邸第守備嚴。以不可犯答乃止。是歲關八舉一男兒。鄉俗以五月五日樹旗幟及武器於門前以慶之。謂之初幟。於是關八乃大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字。揭高幟於門頭。方是之時。王師攻長岡。我藩兵亦已抗之。關八在外聞之流涕。語同志曰。主家命脉已竭乎。此矣。吾進退亦谷乃歸藩。詣郡奉行野口嘉內宅諫爭。時姦

朗盧曰一語有千秋恨不徐之

黨勢益熾。皆罵曰。咄。關八不奉君命。欲通西軍。非姦賊而何。奪其職黜之。關八慨然嘆曰。我豈為讒誣。變鞠躬盡瘁之志哉。乃操匕首刺肚。呼傍人求紙筆。記其所管簿書所在。以告同僚。老母聞變。走至。關八溫顏拜謝曰。罔極之恩。涓埃未報。無狀至此。不孝之罪。無所逭。然大義不得已。幸恕焉。佐備在外。後至。關八瞪目謂佐備曰。汝射吾意。善事主君。言訖即絕。時六月二日也。年四十有六。善諷子曰。當時仙臺南部諸大藩。而首唱勤。王死者。不過三好監物。目時隆之進中島源藏數子而已。

又曰恐過激然忠義徹骨則從容

又曰楠公亦如此而已

新編 日編 卷五 蕭生代辛

朗廬曰青
天白子先
生得意可
想

獨我村松三萬石小藩而前有七士後有近藤貢五
十嵐關八吉田又內諸子皆其大義轟轟烈烈足以
振起頽俗何其多也吾作偉人傳亦有以自喜焉
坂谷朗廬曰風骨稜々感慨動人使之在歐米中
斷非為奴隸者

田邨翠崑曰此傳生氣凜々筆端挾風霜想見善
諷子奮筆得意之狀也

笠原長順傳

笠原長順者本多侯越前守利長侍醫也。有學識。食秩千

石。使其子順菴游學京師。臨發與學資金五圓。親戚

憫其甚鮮。潛贖金若干。順菴學京師三年而歸。長順

不許。謁先出。運氣論疑義。二三条使解之。隔障而聽。

輒曰。醫學未熟也。汝何為歸也。乃又與金五圓。使更

出。順菴復至京師。苦學三年。廼歸。長順又試之。如初。

順菴荅辯如流。自素問難經。以至傷寒金匱。莫一不

解。者長順乃大悅。驟然開障。曰。順菴。汝真我兒也。我

久不見汝。今醫學成矣。我待汝歸久矣。乃出新裁。

朗廬曰絕
好試檢

南豐曰寫
得如畫

朗廬曰前
後皆奇而

其實皆常
理益自老
子來

近世傳人傳
衣服一匱并金五百圓以與之既而携詣老臣某家
曰臣老矣幸兒學成矣然醫而食千石過多賜兒五
百石足矣乃與家順庵而致仕享保間以壽終于家
善諷子曰善哉長順之愛其子也似不甚愛而愛之
世人往往溺於舐犢之愛而有廢子焉此則真不愛
其子者耳噫

坂谷朗廬曰尊王愛國之理亦然敬長官厚朋友
之理亦然而自愛其身之理亦然反之則諂々則
愛理瓦裂曰賊
元田南豐曰此父既無此子又不易得宜乎天下

之乏人材也

岡田后得曰教育子孫者宜以長順為法則庶乎
無廢子矣

又曰方今學校如林時々試檢生徒而未聞有生
徒以學術文章著名者以學術文章名世者多不
經方今學校試檢者也然則其教授試檢未得其
宜乎將生徒勉勵之不足乎其必有以焉噫

不知也翁傳

不知也翁者。舊津山藩士也。名毅。字致遠。馬場氏。號空齋。通稱縫殿右衛門。幼好學。年甫十九。負笈游江戶。執贄於昌谷精谿。既而學於佐藤一齋。時弘化四年也。當此之時。邊海有警。天下騷然。翁乃專攻兵學。及火技。當藩主釐革兵制。歸鄉。專任其事。安政三年。再游江戶。從箕作阮甫講洋學。歲餘。患眼。歸鄉。就醫于出雲。于因幡。安政五年。藩主新開學校。召為其教員。文久二年。眼疾復大作。百方不治。遂盲。于時年三十。因更稱不知也。別號不知姣齋。詩酒以遣悶。明治

下聞字衍

湖山曰心
察而心樂
之可謂妙
悟矣
後得曰百
憂不知真
是至樂又
覺盲者可
美也噫

己卯聞人讀森春濤所著新文詩。乃寄詩及書春濤。其書略曰。僕往年失目。百事皆廢。唯吟詠以為樂。而學淺識乏。不看書殆二十年。枵然腹宇。暗中摸索。空有百聞。不如一見之。嘆頃獲聞先生所著新文詩。驚嘆慙憤。欲焚稿者數回。徐思之。如僕花紅月白。非目覩而目樂者也。心察而心樂者。也。樂而吟之。吟而樂之。其樂亦何可廢哉。其不知也。歌云。失眠自稱不知也。子都之姣。亦不知。指鹿云。馬不知也。以人為狗。亦不知。世態不見。不知也。開化洋風。亦不知。電信。瀛船。不知也。鐵道車。亦不知。煉化石。美不知也。瓦斯燈。明

車上脫汽

亦不知亂民暴動不知也。逆徒戰爭亦不知不知。不識不知也。從帝之則外不知人間萬事不知也。何能不知為不知。余讀奇之。欲一見其人。是歲七月翁到東京。內子援其手訪余。沮橋翁長身黎面。魁然偉丈夫也。而其眼則黯然如田螺。惜哉。翁又善書草。躄縱橫奔逸。不類盲筆。翁乞余書而去。余書拙惡甚。但幸翁之不視耳。

善風子曰。聞宮內大輔杉某以翁詩供。馭覽翁感喜。有詩嗚呼。如某可謂善成人之美者也。抑世之嫉才蔽賢者。其又何心哉。

重野成齋曰。自翁書以轉己書。以不視字為結。妙甚。

小野湖山曰。自稱不知也。其知也深矣。余輩雙眼熒熒。百事匆匆。看過者。殊可愧也。

崑谷一六曰。盲人而碩學。前則塙檢校。後則谷三山。翁蓋二子流亞。

岡田后得曰。善成人之美者有矣。而善達人者鮮矣。古人云。蔽賢者無後。贊語可以為執政之箴銘也。

杉山檢校傳

杉山檢校名某。遠州濱松人。性豪爽。有氣。年十歲。失明。一旦自奮曰。既已為廢人。無用乎天下。然男兒死。則已苟尚活乎。此世而無名。豈非大遺憾耶。乃詣相州江島天女祠。端坐巖洞。斷食而禱者三七日。日將周。其夜夢神授管鍼。檢校大喜。乃如江戶為鍼醫。于時年甫十七。勵精刻苦。有所自得。乞治者日衆。嘗應一貴人招。至則其家有事。延之別室。供茶。檢校待久。不勝悶。乃出。鍼試之。茶碗遂貫底。既而就病床。施治。事畢。復供茶。碗漏。主人視而叱。婢曰。碗有罅。盍留意。

朗廬曰有眼者可愧死

又曰精神一透所以感神

又曰朴誠可喜然有目不若無目

婢把而視之。底有孔。細如絲。恠謂主人曰。奇哉。碗底有孔。如針口。檢校聞之。輒謝曰。此僕之過也。向在別室。聊試鍼。遂至穿。幸恕焉。衆皆驚其術之神。主人病亦尋愈。名聲益揚。將軍綱吉聞其術之神。召之。施治。一日問曰。汝有所欲乎。我能與之。檢校低頭答曰。臣但願賜一目耳。他無所欲。左右皆大笑。將軍憫然曰。彼雖戲言乎。亦可哀也。乃曰。我與汝一目。因賜宅地方一町。於本庄第一橋側。蓋以俗稱此地曰一目也。又賜祿五百石。又賜地於京師高倉綾小路南。建清聚菴。任檢校。以令總管海內瞽者。故世稱曰杉山檢校。

朗廬曰贊
中出一人
附傳之變
法

校感乎天女之靈夢也。建祠其邸以祭之。亦信觀音大士。以慈悲為志。常好救人。急海內瞽者。依其力存活者甚夥。後瞽者等感其恩。造其像。置之於江戶。于京師以祭之。元祿七年。檢校以壽終于家。子孫襲後。而至于今云。

善諷子曰。盲於目者。多明乎心。豈天憐其盲。而特與明乎心邪。抑盲於目者。不為外物所蔽。而然邪。如塙杉山二子。何其心之明。而賢也。吾鄉盲醫有宮島如洲者。其業大行。余屢聽其講。傷寒論。明辯精說。亦可驚也。惜乎當時。余童小。不能詳其行事。而立之傳。今

及作杉山檢校傳聊及之。

坂谷朗廬曰。近世文明。建盲啞院以教之。仁矣。然非有杉山之精神。不可以為杉山。凡學業皆然。不特盲者也。學者請勉旃。

田邨翠崑曰。閱新聞紙。西京盲啞院教法頗至。技藝駸々乎日進。若其所教者益大。則安知異日不復出如塙杉山二子者耶。

岡田后得曰。韓愈代張籍與李浙東書。及塙杉山二子傳。使有眼者慙憤不已。真足以激勵後進矣。而讀之不感者。木偶而已。土偶而已。噫。

擊事曰淺
五越前人
其父甚善
事春岳公
故公手書
囑余以淺
五事淺五
其力學成
名以答公
之愛

又曰。宮島如淵。盲而僂。隆然伏行。詣市街病家。不
須相者。與有眼者無異。尤精傷寒論。他醫與之辯
論。竟不能屈。真奇男子也。

是編上卷。以盲人結局。下卷。以婦人收局。蓋有深
意焉。夫以炯炯之雙眼。而不如盲人。有鬚鬢之美
髯。而不如婦人者。衆矣。故蒲夫子乃以此唾罵且
激勵一世也。

明治三年歲次庚辰清明節於青天白日樓中。

受業 柘植淺五謹題

近世偉人傳四編卷之上終

